

《樱桃园》之所以成为世界戏剧的经典,时至今日依旧不衰,是因为它讲述的故事永远可以在当下找到注脚。

每个人都有只属于自己的“樱桃园”

本报记者 陈俊宇

空荡荡的舞台,米白色,半倾斜。年迈的、生病的、被遗忘的仆人费尔斯嘴里嘟囔着,“生命就要过去了,可好像还没有生活过。”他一动不动地躺着。片刻的宁静之后,斧头砍伐樱桃树的声音从远处的花园里传来……

若按剧本,应该就此落幕。然而,从6月16日演出至7月3日的北京人艺版《樱桃园》,却非如此。

紧接着是超过三分的“噪音”,可能是机器轰鸣,可能是建筑轰然倒塌,可能是焊接钢筋,伴随着的是舞台的拆解与分裂,露出后面未加修饰的场景,人艺崇尚的信条——“戏比天大”四个大字歪歪斜斜地躺在一堆杂乱的道具中。

坐在记者旁边的观众表示不解,在网络甚至有观众为这“噪音”愤怒。倒也有观众告诉记者,“这个要把人从麻木与混沌中震醒的结尾,意蕴丰饶,很李六乙也很契诃夫。”

契诃夫,俄国著名剧作家,四幕喜剧《樱桃园》是他的“绝命之作”。国内公认的契诃夫研究专家、《樱桃园》的翻译童道明介绍说,如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样,《樱桃园》也是当今世界剧坛演出最多的经典剧目。“很多在世界剧坛知名的导演,都把排这两部戏当做自己的艺术使命。”

李六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导演,当下最负盛名也颇具争议的导演。

李六乙所言,“樱桃园就是‘自我精神现象’的一种心理呈现。它不是具象的,只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当中。”

勇气与耐心

三个小时的演出,台词、情节之外,就是长时间的停顿与留白。

从舞台到服装全部还原成白色,封闭的舞台上,门其实是地洞……红色乒乓球球意的樱桃从天坠落,算是唯一的亮色。

《樱桃园》的剧情并不复杂:全副围绕着一座有着美丽樱桃园的贵族庄园的命运展开——旅居巴黎多年的女地主柳芭芙带着女儿和仆人回到了自己的庄园。她在法国早已耗尽了自家的财产,却一直保留着贵族的生活方式。眼下,曾经的家园将被拍卖用来抵债,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它的归属……

樱桃园还是被卖出去了,奴隶的儿子,如今的新地主罗伯兴成为庄园新的主人,柳芭芙又将回到巴黎。她动情地说着,“我可爱的、温柔的、美丽的花园!……别了,我的生活,我的青春,我的幸福!……别了!”



话剧《樱桃园》剧照 李春光摄

“樱桃园卖了以后,人们的生活按部就班进行,但感觉是不一样的,会有空落落的心情。再者,就是真正的告别,和樱桃园的告别,这个感受和心理状态,是难以触摸,却都面对的。”李六乙给演员讲戏时就讲,这第四幕是有难度的。

就整出戏剧演出而言,对心理层面的阐释一直存在,与之相应的就是表演上的“难度”。剧中女主角柳芭芙的饰演者,和李六乙合作十余年的演员卢芳有着鲜明的感受。

记者问她演出《樱桃园》的“难处”,她很诚恳地给出回答:“从表演的角度来说柳芭芙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她又想保留现在的生活习惯。《樱桃园》当中存在着精神家园的流失感,社会新旧交替的现实……很多丰富的内容要展现,很累,累心。”

无疑,导演和演员为《樱桃园》演出所做的挑战,并没有得到外界的盛赞,甚至是剧评界的失语。李六乙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导演并未关注演出之后的评论,也不会对观众的疑问做出解释,他要表达的都在剧中。

在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的《樱桃园》一书中,倒是收录了李六乙的导演手记,有一段话颇像是所谓的“解释”——樱桃园存在于“过去”,生活里的所有人都期盼着“未来”,似乎他

们只有过去,只有未来,而唯独没有现在。……就舞台而言,他们即是只有“昨天”和“明天”的时间与空间,而没有“今天”的时间和空间。一出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表演艺术,纯粹戏剧的美学,通过表演来实现。

“导演的探索是付出勇气的,观众也应该多点耐心。”首演结束后,童道明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我可以想象得到会有一些观众不喜欢,但是我看了两次都是全神贯注地在看。”

渊源与偏爱

1903年2月5日,契诃夫给俄国的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了一封信:“……我准备2月20日之后坐下来写剧本,到3月20日我能写完它。它在我的头脑里已经成形。剧名是《樱桃园》,四幕剧,第一幕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一片盛开的樱花树,一片蒙蒙的花园。女人们也都穿着白裙……”

1904年1月17日,是契诃夫的44岁生日。莫斯科艺术剧院选择这一天首演《樱桃园》,演出结束前还为他举行了祝寿仪式。这是契诃夫的最后生日。

上世纪40年代,北京人艺的创始人之一焦菊隐早年翻译契诃夫的剧本时就评价,

《樱桃园》是契诃夫的“天鹅之歌”,是他最后一首抒情诗。

尽管《樱桃园》与人艺早有渊源,但要搬上人艺舞台超过了一个甲子的岁月。

“人艺还是有眼光的,这是一件挺体面的事情。”对于一直致力于在中国推广契诃夫戏剧的童道明来说,这是一件值得欣慰之事。

进入21世纪,契诃夫戏剧才开始受到国人关注。这肇始于2004年,以契诃夫逝世100周年为契机,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了“国际戏剧季——永远的契诃夫”活动。在这期间,国内外的艺术家共推出了4台契诃夫作品的演出,其中就包括俄罗斯青年艺术剧院的《樱桃园》、林兆华戏剧工作室的《樱桃园》。

对于这些年北京上演过林兆华版、俄罗斯版、中戏版(2014年)的《樱桃园》,童道明说每个戏的排演都是不一样的。不过,透过他对李六乙这一版本的评价是可以读出偏爱的,“李六乙导演把他理解的中国审美放进了剧中,对静态的追求比他以前排的戏剧都要强烈。一首诗需要押韵,他就拿这个静态做押韵,来调节奏。”

“导演留给观众的,是希望对《樱桃园》的理解更为宽泛。毕竟,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有

一座属于自己的‘樱桃园’。”童道明说。

惜别“樱桃园”

有一段时间,童道明经常讲,今天的观众到剧场去看《樱桃园》,难道是为了了解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社会的阶级变动吗?显然不是。

《樱桃园》之所以成为世界戏剧的经典,时至今日依旧不衰,是因为它讲述的故事永远可以在当下找到注脚。100多年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曾预言:时光流逝,永远迈向前的契诃夫不会驻足不前,相反他会和生活以及时代一起发展。

进入新的世纪,“樱桃园”被摧毁的“伐木的斧头声”,对所谓“旧的房子、旧的生活”的告别,每天都在不断上演。

童道明总会举一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北京的旧城墙被推倒了。1995年,他去北京电影学院做讲座,讲到“樱桃园”时就说出这样一段往事——

50年代时,童道明住在北京和平里小区。和平里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老北京城北郊兴建的一片新区域。住在北城墙(和平里)和西城墙外(三里河)居民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就是北京13路公交车,开通于1954年12月。为了这条线路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就得先拆城墙豁子。

1951年1月下旬,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召开了开辟城墙豁口专题座谈会。在这些开辟的城墙豁口中,1951年的东直门北小街豁口,1953年的雍和宫豁口,都成为13路公交车的站名。如今依然。

新世纪之交时,童道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惜别樱桃园》抒发感慨:我们一篇逆“历史潮流”,保留住一座注定要消失的“樱桃园”。但我们可以把消失了的、消失着的、将要消失的“樱桃园”,保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只要它确实确实值得我们记忆。

这种“惜别”,放置于过往与当下,抑或未来都是存在的,必然伴随困惑,带来痛苦。濮昕听说,契诃夫的眼光深深陷入生活中最隐秘的部分,谁也看不到的地方。那么真实地完成着每个人的命运演变,人物的内心都是平静地陪陪地在倾诉痛苦。

“契诃夫的戏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有人的无力,觉得过去的生活无趣无味,却又走不出去,走不动,但又会留恋。”李六乙就对剧中的人物进行拆解剖析,将隐秘的线索一一缕清。

时代变迁,《樱桃园》各有解读,李六乙在做的,就是呈现以及打破这种“无力”。

北京西城探索名城保护新途径

本报讯(记者赵昂)6月23日,北京市西城区名城保护“四名”工作体系研究专家评审会及城市建设研讨会举行。在此次会议上,西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公布研究课题《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城区:中轴线西侧——北京西城区“四名”体系的功能和演变》,与会者围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四名”工作体系,进行政策执行效果及未来发展路径的探讨,探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新途径。

据悉,“四名”指的是“名城”、“名业”、“名人”、“名景”。作为古都北京的发祥地和核心地带,地处中轴线以西的西城区,仅三级文物保护单位就达到181个。课题组组长

齐欣表示,作为文化公共政策的“四名”体系,是包含政府工作在内的社会个体、群体、团体,围绕文化公共利益进行长期生产、生活活动的行为准则。

在课题调查中,通过走访发现,虽然公众对文物、历史文化名城的认同感和认知水平都处于较高水平,但来自社区价值和诉求也更加多元化,这些都将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政策执行力产生一定影响。与会专家表示,西城区是分析中国当代“人的聚落”发展的典型样本,针对在数量和领域各方面都不断扩充、不断交融的保护局面,西城区将保护思路由个体孤立的文物保护向大遗址、文化遗产保护转变。

全国文化精准扶贫工作会议召开

研究部署“十三五”时期文化精准扶贫

本报讯(记者赵亮)6月30日,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召开全国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视频会议,交流工作经验,研究部署了“十三五”时期文化精准扶贫工作。会上,山东省、贵州省、青海省海西州、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湖北省竹溪县、江西省寻乌县分别介绍了本地区文化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会议指出,“十三五”时期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要对照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和各地实施标准,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因地

制宜,精准分析问题,精准制定对策,实现到2020年,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按照会议要求,今后要进一步加大文化帮扶工作力度,建立与贫困县结对帮扶长效机制。要推动工程项目优先向贫困地区倾斜,不断增强贫困地区文化发展动力。要用好管好文化扶贫资金,充分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确保资金用于解决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和机制,杜绝文化扶贫资金跑冒滴漏、挤占挪用。

视线

本报记者 彭文卓

近日,为纪念青藏铁路通车十周年特别制作的民族原创歌舞剧——《圆梦》开启全国巡演。《圆梦》以“火车进拉萨”为背景,是一部以传统藏元素融合国际化表演手法,真实记录青藏铁路开通过程中建设援藏工作者的心路历程,深度呈现藏族文化内涵的歌舞剧作品。

《圆梦》讲述了一名深入西藏腹地采访的摄影记者在暴风雪中为藏胞所救,死里逃生,随后他又帮助患有重病的藏友四处求医,终于在青藏铁路通车后,前往内地治愈重病的感人故事,体现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全剧以真人真事为蓝本,共分四幕。虽然故事简洁平实,但这正是所有建设援藏工作者的真实写照。以生命换友谊,以生命换生

命,以生命换未来,这就是援藏者们对西藏的贡献,这就是“老西藏”精神。他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平平淡淡,但时时刻刻在与恶劣的高原环境做抗争,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他们忘却了身体的痛苦,忽视了个人的安危,几十年甚至终生无怨无悔地投入到西藏的建设中去,化身为西藏发展道路的铺路石,西藏建设大厦的奠基石。

故事原型之一,新华社北京分社摄影记者唐召明,有着34年的援藏经历。多年前,他在追拍藏羚羊的过程中体力耗尽晕倒在



图为青春版昆曲《牡丹亭》 高洪涛/视觉中国

“临川四梦”罕见合演 昆曲艺术展现不朽魅力

由文化部主办,文化部艺术司、国家大剧院承办的“临川四梦”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优秀剧目展演将于7月16日至9月5日期间亮相国家大剧院。上海昆剧团、北方昆曲剧院、江苏省苏昆剧院、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将先后登台,在7台11场演出中,以“临川四梦”纪念这位“东方的莎士比亚”。

在昆剧演出史上,“临川四梦”合演极为罕见。上海昆剧团为了向广大观众完整呈现汤显祖营造的梦幻世界,历经一年多时间的策划与筹备,将“临川四梦”全部搬上舞台。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表示,“通过‘临川四梦’不仅要展现昆曲艺术的魅力,更重要的是在纪念人们都熟悉的莎士比亚的同时,要以‘临川四梦’为载体,展现出汤显祖的文化价值。”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400年前,明代伟大文学家、剧作家汤显祖用毕生

心血凝结而成的《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以才华横溢的艺术手笔,以对人生的深刻体悟,写纷繁世事,至真至情,并因每部作品都关乎“梦”,而被称为“临川四梦”。400年来,“临川四梦”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更是远播海外,成为世界文化的珍品。

据介绍,此次优秀剧目展演,将先后通过上海昆剧团全部“临川四梦”,北方昆曲剧院《牡丹亭》,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春版《牡丹亭》,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南柯梦》,为广大观众集中展现“临川四梦”不朽的艺术魅力。

唐召明感叹道,这个过程中有太多人伸出了援手,建藏援藏不仅仅是“老西藏”们的事业,也是众多虽身在西藏之外,却心系西藏发展建设的人们共同的事业,愿《圆梦》能将

风雪,后被藏民救起,几十年来一直对藏族人民心怀感激。2002年,他从一位援藏干部那里得知班戈县有一名牧女斯卓玛患有巨型肿瘤,亟须帮助。青藏铁路通车后不久,他便开始筹划将斯卓玛接往北京治疗。2010年4月21日,折磨了卓玛28年的肿瘤终于被切除。

唐召明感叹道,这个过程中有太多人伸出了援手,建藏援藏不仅仅是“老西藏”们的事业,也是众多虽身在西藏之外,却心系西藏发展建设的人们共同的事业,愿《圆梦》能将

这份“老西藏”情怀保留并传承。

《圆梦》运用国际化的制作理念,邀请好莱坞知名作曲家克劳斯-巴德尔特担纲作曲,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戏剧舞蹈系终身教授殷梅创作舞蹈,并由“藏汉和声第一人”罗念一老先生担任音乐顾问,创造性地把西方严密的复调技术运用到西藏音乐中,将西方音乐曲式融合进中国传统套曲中,并探索、完善、演进出一套应用于西藏音乐的交响乐和声系统,首次实现了“民族音乐,世界表达”。

“该剧的音乐部分就像一部火热、庞大的交响乐,一个主题接着一个,不停顿的主题贯穿,纵情歌颂西藏人民与援藏工作者,包括青藏铁路所承载的伟大的爱,是我觉得最美的藏歌乐舞,在最好的音乐面前,民族的隔阂是不存在的。”知名乐评人王纪宴说道。

此外,主创团队通过数次实地考察和挖掘,抢救了大量极具中国民族特色及区域性的音乐、舞蹈艺术,在完整保留该类艺术形式的原生性的同时,着力呈现了锅庄、弦子、囊玛、堆谐等西藏主要音乐舞蹈形式,这也让该剧的人文情怀扑面而来。

据悉,《圆梦》由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出品,北京圣频伽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制作,将于8月3日在北京世纪剧院拉开全国巡演的序幕,随即前往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15座城市。出品方与制作方希望,《圆梦》能像青藏铁路一样,成为一个贯通东西、互通文化、和谐共进的动脉与桥梁。

动画片

孩子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赵昂



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剧照

笔者家附近有个新建的地铁站,通车一年半了,却还不能启用。原来,最初设计时没有考虑换乘因素,站台设计过窄……

每次和旁人讲起这件事情时,脑袋里都浮现出一个情节,有个工程师造了300层高的少年宫,却忘记设计电梯,害得要去255层看戏的小伙伴们不得不爬楼。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出自《没头脑和不高兴》。

据媒体报道,今年是《没头脑和不高兴》发表60周年,出版社将出版《没头脑和不高兴(荣誉珍藏版)》。1962年,《没头脑和不高兴》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动画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新的“荣誉珍藏版”,将呈现由动画片新编的“纸上动画”。

一部好的动画,即便你是在童年时代看过,但在成人之后回味,依然有别样的味道。当爸爸妈妈们在朋友圈里围观了中高考的各种刷屏后,孩子们盼望的暑假就要开始了,各路影业公司摩拳擦掌的暑期档就要到了。

这几年的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多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出品方一肚子苦水倒不出,钱也投得不少,制作手段也不赖,甚至技术也不输国外同行,怎么就没有小朋友来看?或者说,怎么就没有大人带着小朋友来看?今年,这个问题依然可能会困扰国产动画电影。即将到来的暑期档,从《忍者神龟》到《冰川时代》,分账电影和进口片来势汹汹,实力强劲,国产动画电影面对进口动画电影的直面竞争,压力不小。

2015年,我国取得公映许可证的国产动画电影为51部,实现票房20.54亿元,仅占全国电影票房的4.5%,不及一部《速度与激情7》。

动画电影的买单者,其实不是小孩,而是带小孩观影的大人,这些大人,也曾做过小孩,也曾坐在18寸的彩色电视机前,等待过晚饭后的动画片时间。

连5岁的“蜡笔小新”都知道,妈妈高兴自己才能看动画片。在现实之中,小孩子一样要接触成人世界,甚至,通过手机,他们比我们那一代人,更早地接触到更广阔、更真实的成人社会。

在某种程度上,动画片,是孩子们认识世界,特别是成人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影片中的情节、对话,正在教会他们如何面对未来的成人世界。从《哆啦A梦》到《超能陆战队》,再到今年的《疯狂动物城》,讲的都是成长。

最近,有个朋友家的小孩,在班里想当学习委员,结果却成了体育委员,一脸的不高兴。他听完“不高兴”演《武松打虎》里的老虎,连演四天还“不高兴”被打死的故事,哈哈大笑,“他怎么那么傻,演哪个都可以得到掌声啊。”后来,孩子明白了,不笑了。

好的动画电影,在绚烂的画面之后,在孩子们的笑声之余,是要教会孩子如何成长。成长不是“抓羊逮熊”,不是简单说教,而是让孩子在光影中体会,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就像抓住小和尚的孙悟空一样。

“全国音乐教育服务联盟”正式启动

本报讯7月1日,在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上,由中国乐器协会、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管乐学会和中央音乐学院联合成立“全国音乐教育服务联盟”正式启动。由此,乐器制造与经营、音乐培训和大众音乐文化活动有了新的跨界合作平台,实现从乐器设备、教材教案、技术服务、音乐教育和音乐生活全产业链的互动融合。

据了解,“服务联盟”的主要任务是:整合行业及社会资源,开展供需对接,研究中小学定制产品和中高端产品,完善产业链和终端的技术服务,加强社会师资培训与认证以及扶贫困教等多种形式的音乐教育服务。当前,乐器产业的发展已经跳出了普通商品生产经营的小市场,乐器市场已经融入了学校和社会音乐教育、大众音乐生活的大市场。全国性的音乐教育服务合作自然应运而生,联合组建服务联盟尤为必要和紧迫。(柳仁)